

廣弘明集

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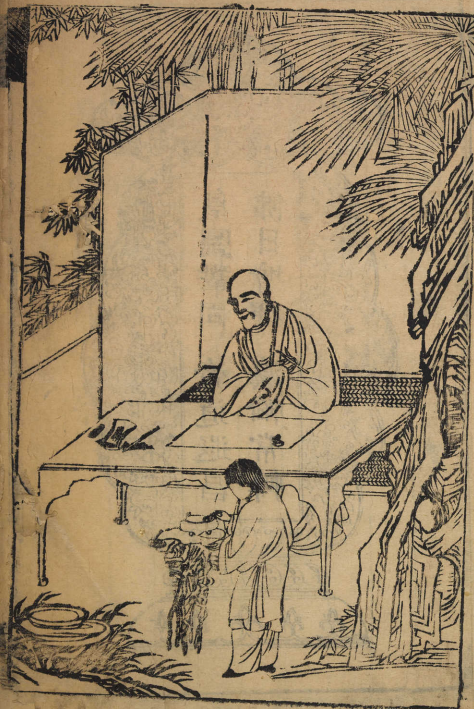
家

C40
4514
179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庖廚中永
為學六不取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Yen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B 64853

廣弘明集目錄

卷一

歸正篇序

歸正篇第一之一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子書中以佛爲老師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後漢書郊祀志

吳主孫權論敘佛道三宗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元魏孝明帝召釋道門人論述佛先後

卷二

歸正篇第一之二

元魏書釋老志 高齊書述佛志

卷三

歸正篇第一之三

遂古篇 家訓歸心篇 七錄序

卷四

歸正篇第一之四

捨事李老道法詔

廢李老道法詔 通極論

卷五

辯惑篇序

辯惑篇第二之一

明正邪互舉在哲相陵較而考定不勞龜鑑

魏陳思王辯道論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孫盛敘道反訊老子疑問

南齊沈休文均聖論并難及解

卷六

辯惑篇第二之二

敘列代王臣滯惑解上

卷七

辯惑篇第二之三

敘列代王臣滯惑解下

卷八

辯惑篇第二之四

元魏太武廢佛法詔

周高祖集僧論廢立

沙門釋道安二教論

卷九

辯惑篇第二之五

甄鸞笑道論

上中下共三十六條

卷十

辯惑篇第二之六

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道教詔

周祖平齊召僧敘廢立抗拒事

周祖巡鄴除殄佛法任道林請開佛法事

周天元立王明廣上事對衛元嵩

卷十一

辯惑篇第二之七

唐上廢省佛僧表

廢省佛僧箴

破邪論

卷十二

辯惑篇第二之八

決對傳弈廢佛法僧事

卷十三

辯惑篇第二之九

辯正論十喻九箴篇

十喻篇上

卷十四

九箴篇下

卷十五

辯惑篇第二之十

內德論辯惑篇

內德論通命篇

內德論空有篇

卷十六

佛德篇序

佛德篇第三之一

皇覺瞻命開濟在緣
從其化者言行攸別

晉沙門支道林佛菩薩像讚

沙門釋慧遠佛影銘金像讚

宋侍中謝靈運佛法銘讚

梁沈約佛記序

卷十七

佛德篇第三之二

唐終南山釋氏佛像瑞集并經法神瑞迹

梁高祖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并牙像詔

晉安王上菩提樹頌

并啟勅

簡文帝唱導文

王僧孺唱導發願文
卷十八

佛德篇第三之三

梁簡文謝述佛法事文書啓并與人書啓

梁簡文寺刹佛塔像等銘讚頌

卷十九

佛德篇第三之四

隋高祖立舍利塔詔

著作王劭舍利感應記

安德王雄百官等慶舍利感應表并答

卷二十

法義篇序

法義篇第四之一

實乘獨運攝度是津得其趣者心照遐舉

晉戴安公釋疑論

戴安公與遠法師書

并答

周道祖難釋疑論

戴安公重與遠法師書

并答

戴安公答周居士難論

并答

遠法師與戴安公書

何承天報應問

并劉少府答

朱謝靈運與朱道人辯宗論
卷二十一

辯宗論之餘

問答往復書

秦主姚興述佛法深義

唐沙門慧淨析疑論

卷二十二

法義篇第四之二

內典序

齊皇太子解講疏

并頌

齊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齊竟陵王解講疏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請梁祖講金字波若啓

述御講波若序

敘御講波若義

謝御講波若竟啓

卷二十三

法義篇第四之三

上大法頌

并表
答

上太子玄圃講頌

并啓
答

涅槃經疏序

法寶聯璧序

成實論序

內典碑銘集林序

禪林妙記前後集序

法苑珠林序

卷二十四

法義篇第四之四

梁昭明太子答雲法師請講書

昭明謝勅賚水犀如意啓

昭明太子解二諦義章

并道俗一十
二人難及解

南澗寺釋慧超論諮二諦義

往復
六卷

晉安王綱諮二諦義旨

往復
五番

招提寺釋慧琰諮二諦義

往復
四番

栖玄寺釋曇宗諮二諦義

往復
四番

中郎王規諮二諦義旨

往復
四番

靈根寺釋僧遷諮二諦義

往復
四番

羅平侯蕭正立諮二諦義旨

往復
四番

衡山侯蕭恭諮二諦義旨

往復
四番

中興寺釋僧懷諮二諦義

往復
四番

始興王第四男蕭暎諮二諦義旨

往復
四番

吳平王世子蕭勵諮二諦義旨

往復
五番

宋熙寺釋慧令諮二諦義

往復
四番

始興王第五男蕭曄諮二諦義旨

往復
五番

興皇寺釋法宣諮二諦義

往復
三番

程鄉侯蕭祇諮二諦義旨

往復
四番

光宅寺釋法雲諮二諦義

往復
四番

靈根寺釋慧令諮二諦義

往復
五番

湘宮寺釋慧興諮二諦義

往復
三番

莊嚴寺釋僧旻諮二諦義

往復
四番

宣武寺釋法寵諮二諦義

往復
四番

建業寺釋僧愍諮二諦義

往復
二番

光宅寺釋敬脫諮二諦義

往復五番

昭明太子解法身義一章

并問答

招提寺釋慧琰諮法身義

往復五番

光宅寺釋法雲諮法身義

往復五番

莊嚴寺釋僧旻諮法身義

往復五番

宣武寺釋法寵諮法身義

往復五番

靈根寺釋慧令諮法身義

往復五番

靈味寺釋靜安諮法身義

謝勅遣主書看講啓

謝勅問解講啓

謝勅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謝勅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述聽講事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重述內教

廣信侯蕭暎答王心要書

卷二十五

法義篇第四之五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六道相續作佛義

因緣義

論形神

神不滅論

難范縝神滅論

因緣無性論 并序
性法自然論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周經藏願文 寶臺經藏願文

三藏聖教序 并表請謝答

述三藏聖教序 并謝答

金剛般若經注序

金剛般若經集注序

與翻經大德等書序 并答

卷二十六

僧行篇序

僧行篇第五之一 紹蹤聖種人斯弘道名震三寶實副一歸

東晉丘道護支曇諦誄 并序

後秦釋肇羅什法師誄 并序

宋釋慧琳法綱誄 并序

釋慧琳竺道生誄

謝靈運釋曇隆誄

謝靈運釋慧遠誄

張暢若耶山釋法敬誄

南齊釋慧琳玄運誄

裴子野律師釋智稱誄

虞羲景法師行狀

梁沈約淨秀尼行狀

卷二十七

僧行篇第五之二

宋武帝沙汰僧徒詔

王曼穎與皎法師書

并答

劉之遴弔震法師亡書

劉之遴弔震兄李敬拙書

劉之遴弔京僧正亡書

劉孝標東陽金華山栖志

陳釋眞觀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周釋曇積諫周祖沙汰僧表

晉戴逵貼仙城慧命禪師書

并答

隋內史薛道衡弔延法師亡書

卷二十八

僧行篇第五之三

釋彥琮福田論

唐高祖問僧出家損益詔

并答

高祖出沙汰佛道詔

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詔

并表

令議沙門敬三大詔

卷二十九

百官駁議表啓狀

詔所親表啓論

卷三十

慈濟篇序

慈濟篇第六

在生所重厚身寶命
恕已則憐慈爲覺本

究竟慈悲論

與何胤書論止殺

斷殺絕宗廟犧牲詔

并表
請

誠殺家訓

斷酒肉文

卷三十一

梁武帝勅僧讀楞伽涅槃證斷酒肉文

卷三十二

戒功篇序

戒功篇第七

晉沙門釋慧遠與劉遺民書

梁元帝與蕭諮議等書

簡文與湘東王書

陳律師曇瑗與朝士書

沙門釋慧津與瑗律師書

并答

隋煬帝與智者顓禪師書

煬帝受菩薩大戒文

智者大師與煬帝書

唐終南山釋氏統略齊文宣淨行法門序

卷三十三

齊文宣淨行法門之餘

卷三十四

齊文宣淨行法門之餘

卷三十五

啓福篇序

啓福篇第八

福號樂門日用斯員
准酌乘時行而不著

北代南晉前秦前燕南燕後秦諸帝與太山朗

法師書

并答

晉王洽與林法師書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休文捨身願疏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沈約千僧會願文

梁簡文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簡文八關齋制序

簡文爲人造寺疏

簡文謝勅賚袈裟啓三首

簡文爲諸寺作檀越願疏

蕭綸設無礙佛會教

簡文答湘東王書

簡文與琰法師書二首

元帝與智藏書

齊沈約與約法師書

梁劉之遴與印闍黎書

王筠與雲僧正書

王筠與長沙王別書

劉孝綽答雲法師書

北齊盧思道遼陽山寺願文

武成帝以三臺爲寺詔

周明帝立陟岵岵二寺詔

隋文帝爲太祖造寺碑詔

高祖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煬帝行道度人天下勅

唐太宗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太宗爲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太宗斷賣佛像勅

與暹律師等書

唐太宗捨舊宅爲寺詔

太宗爲太穆后追福手疏

周武帝二教鐘銘

唐太宗大興善寺鐘銘

東宮皇太子西明寺鐘銘

卷三十六

悔罪篇序

悔罪篇第九

罪爲摧折起必快心
覆水難收悔性相習

梁簡文謝勅爲建涅槃懺啓

簡文六根懺文

簡文悔高慢文

齊沈約懺悔文

陳群臣請武帝懺文

江總一
各沈炯

梁陳二朝皇帝依經悔過文

卷三十七

統歸篇序

統歸篇第十之一

奉正閑邪據道成德
神解既暢陳詞歌詠

梁高祖淨業賦

高祖孝思賦

宣帝遊七山寺賦

王錫宿山寺賦

仙城釋慧命許玄賦

蕭子雲玄圃苑講賦

魏高允鹿苑賦

李顥大乘賦

隋釋真觀夢賦

卷三十八

統歸篇第十之二

梁江淹傷弱子賦并無爲論

元魏懿法師伐魔詔并書檄文

及魔答

唐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平心露布文

卷三十九

統歸篇第十之三

撰述
晉沙門支道林讚佛詩并齋詩詠
懷述懷詠大德禪思山居等詩

沙門慧遠念佛三昧詩序

王齊之念佛三昧詩并佛菩薩讚

齊王元長法樂歌詞

王融栖玄寺聽講遊邸園一首應司徒教

梁武帝述三教詩

昭明開善寺法會詩

簡文望同泰寺浮圖等詩

簡文詠五陰識支

劉孝綽賦詠百論捨罪福詩

簡文蒙華林園戒詩

簡文預懺直疏詩

昭明講訖賦三十韻詩

簡文出興業寺講詩

元帝和五明集詩

昭明鍾山解講諸人和詩

卷四十

統歸篇第十之四

梁皇太子等八關齋夜述遊四城門詩

簡文遊光宅寺詩
簡文被幽述志詩

宋謝靈運臨終詩

梁沈隱侯臨終遺表

陳沙門智愷臨終詩

尚書江總遊攝山栖霞寺等詩

江令遊虎窟山寺詩

何處士遊山寺并雜詩

沈炯遊天中天寺詩

沈炯同庾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詩

北齊盧思道從駕大慈照寺詩

周沙門亡名五苦詩

陳姚察遊明慶寺悵然述懷

張君祖雜詩二首

隋煬帝遊方山靈巖寺詩

煬帝升樓望燈詩

煬帝捨舟登陸示慧日道場玉清玄壇德衆

詩

著作王胄卧疾聞越述淨名意詩

薛道衡上鳳林寺詩

梁開善寺藏法師奉和武帝三教詩

唐太宗文皇帝遊并州大興國寺詩

高宗遊京師大慈恩寺詩

常州宣法師詠高僧詩

宣法師遊東山寺尋殊曇二法師詩

廣弘明集目錄

徑山寂照庵自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識

廣弘明集目錄終

廣弘明集序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有澆淳斯由情
混三堅智昏四照故使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
徒時遭佞辯所以教移震旦六百餘年獨夫震虐三
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且
夫信爲德母智寔聖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斯論
理則內傾八慢之惑覈此求情則外蕩六塵之蔽蕭
然累表非小道之登臨廓爾高昇乃上仁之翔集然
以時經三代弊五滓之沉淪識蒙邪正銓人天之法

網是以內教經緯立法永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統九流義包十諦情敦慈救志存住法詳括梁晉列辟羣英畱心佛理構叙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討顏謝之風規總周張之門律辨駁通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誠智者之高致備于秘閣廣露塵心然智者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興言舉旨而心通標領迷夫取悟繁詞而方啓神襟若夫信解之來諒資神用契必精爽事襲玄模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愚也知謂生知佩三堅而入正聚愚謂愚叟滯四惑而

溺欲塵化不可遷下愚之與上智中庸見信從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湮三代並惟寡學所纏故得師心獨斷禍集其計向若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雖掩而逾光矣余博訪前叙廣綜弘明以爲江表五代三寶載興君臣士俗情無異奉是稱文國智藉文開中原周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貿致使工言旣申佞倖斯及時不乏賢剖心特達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昏明互顯邪正相師據像則雲泥兩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術揚於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

之權謀至人之適化也斯則滿願行三毒之邪見淨
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
轍今且據其行事決滯胥陵喻達蒙泉疎通性海至
如寇謙之拒崔浩禍福皎然鄭藹之抗周君成敗俄
頃姚安著論抑道在於儒流陳琳綴篇揚釋越於朝
典此之諷議涅而不緇墜在諸條差難綜緝又梁周
二武咸分顯晦之儀宋魏兩明同乘弘誘之略沈休
文之慈濟顏之推之歸心詞彩卓然迥張物表嘗以
餘景誠爲舉之弊於庸朽綜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
門繫贊成紀顧惟直筆卽而述之命帙題篇披圖藻

鏡至若尋條揣義有悟賢明孤文片記撮而附列名
曰廣弘明集一部三十卷有梁所撰或未討尋略隨
條例銓目歷舉庾得呈諸未覩廣信釋紛擬人以倫
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廣弘明集歸正篇序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夫邪正糾紛愚智繁雜自非極聖焉能兩開所以欲
主天魔猶能變爲佛相況餘色有孰可言哉固知一
洲萬國一化千王互興廢立不足論評是以九十六
部宗上界之天根二十五諦討極計之冥本皆陳正
朔號三寶於人中咸稱大濟敷四等於天下又有魯
邦孔氏遵禮樂於九州楚國李公開虛玄於五嶽匪
稱教主皆述作於先王贊時體國各臣吏於機務斯
並衢分限域

謂流沙以東孔老之化及
葱河以西異部之所統也辯御乖張理

路天殊居然自別何以明其然耶故西宇大夏衆計
立於我神東華儒道大略存於身國孰解妄想流愛
纏綿於九居倒情徙滯祛除於七識致令惑網覆心
莫知投向昏波漾目寧辯歸依不可効尤務須反本
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談大聖小聖由來共述至於
親承面對曾未覺知雷同體附相從奔競故有剋念
作聖狂哲互稱卽斯爲論未契端極昔皇覺之居舍
衛二十五年九億編戶逆從太半素王之在赤縣門
學三虛子夏憊而致疑顏回獨言莫測以斯論道又
可惑焉夫以會正名聖無所不通根塵無礙於有空

陶冶莫滯於性欲形不可以相得挺金姿之四八心
不可以智求垂不共之二九斯止一人名佛聖也故
能道濟諸有幽顯咸所歸依自餘鴻漸天衢之所未
陟且自方域位殊義非叨僭若夫天無二日國無二
王惟佛稱爲大聖光有萬億天下故令門學日盛無
國不仰其風教義事修有識皆叅其席彼孔老者名
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王自無教訓何得比佛以
相抗乎且據陰陽八殺之略山川望祿之祠七衆委
之若遺五戒捐而不顧觀此一途高尚自足投誠況
有聖種賢蹤則爲天人師表矣是知天上天下唯佛

爲尊六道四生無非苦者身心常苦義畢驅馳不思
此懷妄存高大而可大則不陷於有爲既履非常
固可歸於正覺有斯事類故敢序之云爾

廣弘明集卷第一

歸正篇第一之一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出列

太宰誥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
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
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
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
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
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

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佛爲老師

出老子符子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子之師名釋迦文余尋終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罕聞東逝故軒轅遊華胥之國王邵云卽天竺也又陟崑崙之墟卽香山也老子迹沉扶風史述於流沙而道家諸記皆西昇崑丘而上天矣以事詳之並從於佛國也故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偃人而愛人郭璞

博古者曰申毒卽天竺也浮屠所興今聞之說曰地殷土中物壤琛麗民博仁智俗高理學立德厚生何負諸夏古稱愛人之國世挺賢聖之人豈虛構哉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未詳作者

傳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寤已問諸臣下傳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遶塔三市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集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

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略也傳云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

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僞三則大道有歸

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嶽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恒嶽道士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得心嵩嶽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賫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

以柴荻和壇沉香爲炬遶經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蒙心得辨真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効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愧惡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卽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卽爲

妄也信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說善惡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

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按吳書明費叔才憾死故傳爲實錄矣

後漢書郊祀志

出范曄漢書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

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懷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藉微以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云云

吳主孫權論叙佛道三宗

出吳書

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棄俗出家爲

沙門厥名僧會姓康氏神儀剛正遊化爲任時三國鼎峙各擅威權佛法久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聞化行南國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爲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耶會曰佛晦靈迹出千餘載遺骨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希有瑞也信情大發因爲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爲佛陀里又以教法初興故名建初寺焉下勅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

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
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
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
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憾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
嶽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
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
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
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
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
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佚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

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
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
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
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
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

今見章醺似俗
酒脯基琴行之

吳王太

悅以澤爲太子太傅云云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出高僧
等傳

文帝卽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
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
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

未辨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深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賓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當之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已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

殷覲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潛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

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殿會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羣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

元魏孝明帝召釋道門人論佛先後

出魏書

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

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按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卽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

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減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迥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按孔子有三備一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

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蒼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又宣勅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卽遣中書侍郎魏叔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苦諫乃止配徙馬邑

廣弘明集卷第一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撰述

唐弘明集卷一

十五

卷一

校讎

第一紙

第十行南北俱作人法之天網據文義宜作人天之法網第十七行通字上似遺一字

音釋

澆

古堯切

踵

之隴切足跟也

湮

於真切沒也

綜

于宋切總括也

繹

羊益切

琳

力尋切

紕

吉酉切紕紛也

懷

莫結切輕易也

曄

域輒切

詬

匹靡切

申毒

申音捐毒音篤

偎

烏恢切愛也

憎

於金切

雒

與洛同

徑山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一卷

武林釋大能對長洲徐普書上元許一科刻
萬曆庚戌歲仲夏識

廣弘明集卷第二

歸正篇第一之二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釋老志

出魏書

齊魏收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絕義軒已還
至於三代墳典之迹爲秦所焚漢採遺籍復若山丘
固使六家七略班馬區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
元狩中霍去病獲昆耶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爲
天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

士文

廣弘明集卷二

卷二

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還雒陽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緘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也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

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信智同云奉持之則生天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也上根者修六度進萬行拯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

號爲佛也本師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克道備哉濟
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生於四月八
日夜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
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
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
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
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權應
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
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
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

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
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華致
敬募建宮宇謂之爲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爲塔廟者
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
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雒陽
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
迹爪齒畱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教法
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
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有羅漢菩薩
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

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識聰敏日誦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構精神悟妙蹟以前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爾後沙門傳法大著中原魏先王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與西域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無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氈毼鉢

錫爲禮今猶號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續飾別構講堂禪房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趙郡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詔徵以爲沙門爲統綰攝僧徒言多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彌加於前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

居以門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太常中
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果年四
十始爲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云云所並沙門
等文多不載世祖燾卽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
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
御門樓臨觀散華以致禮敬世祖平赫連昌得沙門
惠始本張氏清河人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觀習
禪定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有識
者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眞及僚佐
皆敬重焉後義眞之去長安也赫連屈豆追敗之道

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屈豆大
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寶劒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
謝罪後至京都多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之每
加禮敬自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年未嘗寢臥跣
行泥塵初不汙足色踰鮮白世號曰白脚阿練自知
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屍十日容色
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不傾壞舉世異之送葬
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爲傳頌其德迹
冢上立石精舍圖像存焉世祖雅好莊老諷味晨夕
而富於春秋銳志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

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旨及得冠謙之道以清淨無爲
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尤不
信佛每與帝言數加誹毀謂虛誕爲世費帝以其辨
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於香城關中騷擾帝西伐至長
安入寺中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財產
弓矢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帝先忿沙門
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
像勅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
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齊一政化布淳德於
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過期不出

沙門身死容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
道頻表陳刑殺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再三帝不許乃
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信胡妖鬼
以亂天常自古九州無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
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
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來繼代禍
亂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
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
除僞定眞復犧農之政其一切蕩除胡神滅其蹤跡
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

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若無
皆是前代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接乞
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
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能行
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在
所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論少
長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
猶緩宣詔書遠近預知各得爲計京邑四方沙門多
亡匿而免者其金銀寶像經論大得祕藏至於土木
寺塔聲教所及皆畢除毀集論者曰帝本戎馬之鄉

素絕文義之跡既參軍事所往誅殄唯斯爲政餘無
涉言故殺史官恥述過也屬崔浩密構莫識佞辯遂
行誅除時以爲一代之快意也不久癘及追悔者無
由視崔浩若仇讎淫刑酷毒爲天下同笑也初浩與
寇謙之同徒苦與浩爭浩不從謙之曰卿今促年受
戮滅門戶矣至真君十一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
帝頗悔之然事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
言也時法令寬施存信之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講誦
者殷矣至十三年二月因癘而崩子晃讒死而孫立
焉檢別傳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寇謙之學仙道也

妻郭氏敬信釋典誦金剛般若經浩取焚之捐灰於廁及幽執檻車送于城南使衛士十人行洩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浩曰斯吾投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佞誅夷釋門深文加謗昌言下詔以爲妖鬼之大魁也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信矣浩門旣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最酷也豈非恨其飾詐邪佞濫毒仁祠致癘及躬無由自免顯戮讒構密悔前愆克已復禮固難則矣不

自責於闇惑方乃作虐尤人終非靜過畢爲噬臍者所及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股辛立炮烙以樹嚴刑設酒池以悅臣妾時人豈謂爲正化也縱而飾非褒而唱善及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無有代者身自當之國除身喪無所追收禍不旋踵自貽伊戚降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之道魏文開其實錄覈於終古堯舜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殞國有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本繇幽都禮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莫識不知昔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恣此昏凶行茲傲虐事不可也用此自勵追悔絕乎時

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通靈感衆道王河西涼平東歸太武信重爲太子晃之師也晃孝敬自天崇仰佛法崔寇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遂密讒於帝謂有異圖可不先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其祖父執劒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允著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以述之諸雄伯曰太子無事枉見幽辱又帝信之以真君五年正月下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從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

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云云崔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跡難明若不早除必爲巨害帝又納之卽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平城南綰之卽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遶塔入房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屍所請告遺訣高蹙然起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跡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

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復興善自修心無令後悔
言已便臥而絕崔浩讒辭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
幽死況沙門乎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
子先已幽死吳王以九日卽位改元永平十月一日
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卽位改元興安是爲文成帝也
廟號高宗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洲萬國無王不
奉北魏雖除南宋彌盛稱爲真君明主不亦惑乎猜
子而信賊臣孰可悼乎感癘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
思反正存立非一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爲
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

羣品者雖存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
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教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
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
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
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
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
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
物多有姦淫之儔得容假託諸寺之中致有凶黨是
以先朝因其瑕豐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
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

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城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三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卽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並還修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時屬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又遊京下值罷佛法權假醫術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卽爲沙門同輩五人帝親爲下髮賢爲僧統云云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軀

各長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萬斤沙門曇曜帝禮爲師請帝於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鑄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萬代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爲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爲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於北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年八十禮像爲業一像一拜至于中龕而死尸僵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朔州東三百里恒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皇興元年高祖孝武誕載於

恒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爲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又構三級石佛圖高十丈棟楹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鎮固巧密爲京華壯觀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蓋一名宏卽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覽窮神知幾旣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統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室禪僧居之承明元年顯祖太上皇崩造建明寺爾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

聽大州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著令以爲常准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諸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淵法師淵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卒帝悼惜施帛千匹設一切僧齋京城七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殂背痛恒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卽赴便准師義哭諸門外緇素榮之西域沙門跋陀者有深道業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公給衣供二十

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獨有遺蹤欽悅修跡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佛圖又見逼昏虐爲道殄軀旣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卽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重焉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改姓爲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筆前

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下詔也世宗卽位下詔曰緇素旣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其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判之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論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後以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爲世宗造石窟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二十四載方

成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肅宗熙平中於城內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剎塔有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亦其亞也爾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略云如來闡教多約山林今此僧徒戀眷城市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是栖禪之地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旣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門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宜棄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爲寺禁令不復行焉興

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世宗已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慧猛慧辯慧深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慧光慧顓法榮道長並見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僧尼二百餘萬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

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厭跡無常授軒轅於
峩眉敎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
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
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爲敎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
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是
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追求終莫之
致退恨於後故有樂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於人効
學非一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
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
事大行齋祀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

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劫
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祕非其徒不得輒觀至
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
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
文帝入賓於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
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篇
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
葵今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太祖猶特修焉太醫周
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
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自辟穀太祖許之給曜

資用爲造靜堂於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
乃爲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世祖時道士寇謙
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第早好仙道修張魯之
術服食餌藥歷年無効有仙人成公興備作謙家後
謙之筭七曜惘然不了興曰何爲不釋謙之曰我學
筭累年近筭周髀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爾便決謙
歎服欲師事興固辭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與入華山
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石室
曰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尋有人將藥至皆是
毒蟲臭物謙之懼走興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仙

正可爲帝王師耳興事謙七年便曰不得久留明中
應去至期果卒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及鉢
至興屍所興欽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謙之守
志嵩嶽以神瑞二年十月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
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
世已來地上曠職上谷寇謙之文身直理吾故授汝
天師之位賜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
於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
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
爲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謙導

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泰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來嵩嶽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桑乾漢武帝時得道爲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其中爲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嶽所統廣漢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誥云云錄圖六十卷真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真仙矣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行教甚難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云云又云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喬韓

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命謙之與羣仙爲友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爲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天上衣服悉然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食物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此昔漢高英聖四皓猶或恥之不爲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倅蹤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
臣竊懼之世祖欣然時年九歲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
嵩嶽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
壇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甚謹拜
禮人或譏之于時中嶽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道
場京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制度給道士百二十
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月設厨會數千人謙之奏曰
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開古未有應登受符
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至道壇受符籙備法駕旗幟
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即位皆如之恭宗

見謙之奏造靜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與上天
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
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不然之事
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
東山萬仞之崖爲功差易帝深然之但爲崔浩贊成
難違其意沈吟久之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爾何惜
五三百工真元九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諸弟子
以爲屍解變化而去靜輪天宮竟不成便止時京兆
韋文秀隱中嶽世祖徵問方士金丹事對曰神通幽
昧變化難測可以閤遇難以預期臣昔受於先師未

之爲也世祖重其豪族溫雅遣與尚書崔贍詣王屋山合丹竟不成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曆出各行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大夫頻陽絳略聞喜吳劭導引養精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恒農閭平仙博覽百家不能達意然辭對可錄帝授官固辭扶風魯祈遭赫連虔避地寒山教授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欲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云受道中條山有穴道崑崙蓬萊得見仙人往來帝令還鄉立壇祈請詔河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窮召還有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開待賢之意東萊王道

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經章符錄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召赴都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終身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爲主自有漢已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爲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嶽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圓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高人一百六十人以行

拜祠之禮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武定六年有司報罷之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禮接焉

余檢天師寇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蓬萊之居海下崑崙之飛浮天上也又云三十六土萬里爲方三百六十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按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

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戴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餘潛不滅今猶服之

述佛志

出齊書

隋王劭

劭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髣髴於佛石

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
不知是何神怪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
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辯至精明如日月非
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黔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
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
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
之深也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

音釋

狩舒救切

月氏

氏章移切月氏西域國名

戡

苦含切溜側持切臨溜郡名

蹟

土革切

毯

吐敢切

績

胡對切

綰

烏板切

弓音低

同

跣

息淺切

眩

黃絹切

癘

力制切

洩

疎鳩切

敷

五勞切

衆

炮烙

炮蒲交切

也

烙

於計切

縶

居

居

口愁也

鑄

子全切

榱

倉回切

謚

覓筆切

辟穀

辟必益切

粒

也

劭

上召切

櫛

側瑟切

鄴

魚怯切

黔

其廉切

粒

徑山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二卷

武林釋大能對長洲徐普書溧水端師堯刻

萬曆庚戌歲仲夏識

廣弘明集卷第三

歸正篇第一之三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遂古篇

并序

梁江淹

僕嘗爲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
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滓無涯邊兮女媧煉石
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
黃炎共鬪涿鹿川兮女媧九子爲氏先兮蚩尤鑄兵
幾千年兮十日並出堯之間兮羿廼斃日事豈然兮

婦娥奔月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爲靈仙兮夏開乘龍
何因緣兮傳說託星安得宣兮夸父鄧林義亦艱兮
尋木千里鳥易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
可與言兮青鳥所解路誠賈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
崑崙之墟海此間兮去彼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
亂編篇兮郭釋有兩未精堅兮上有剛氣道家言兮
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去地出雲煙兮九地之下
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兮西方蓐收司金門兮
北極禹強爲常存兮帝之二女遊湘沅兮霄明燭光
何焜煌兮太一司命鬼之元兮山鬼國殤爲遊覓兮

迦維羅衛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原兮恒星不見
頗可論兮其說彬炳多聖言兮六合之內心常渾兮
幽明詭性令智惛兮河圖洛書爲信然兮孔甲豢龍
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狄生何邊兮
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波
爲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
漢鑿昆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
誰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
未央鐘簴生華鮮兮銅爲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絲
六國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遊太山兮

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沃沮肅慎
東北邊兮長臂兩面赤乘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
其外黑齒次裸民兮侏儒三尺並爲鄰兮西北丁零
又烏孫兮車師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善騰奔兮
西南烏弋及屬賓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安息
西海濔兮人跡所極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
瑠璃瑪瑙來雜陳兮碑礫水精莫非真兮雄黃雌石
出山垠兮青白蓮華被水濱兮宮殿樓觀並七珍兮
窮陸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目豈君臣兮丈夫女子
及三身兮結鬻反舌一臂人兮跛踵交脛與羽民兮

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難循兮聖者不測
況庸倫兮筆墨之暇爲此文兮薄暮雷電聊以忘憂
又示君乎

梁典云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六歲能屬文爲詩
最長有遠識愛奇尚年二十以五經授宋諸王待
以客禮初年十三而孤貧採薪養母以孝聞及梁
朝六遷侍中夢郭璞索五色筆淹與之自是爲文
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故也有集十卷深
信天竺緣果之文余檢其行事與傳同焉綴述佛
理不多錄其別篇知明賢之雅志耳

家訓歸心篇

北齊顏之推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耳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醢饗刑罰因民之性不

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皆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縻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一曰夫遙天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爲精氣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又

質重何所鑿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耶石旣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僭違其間遲速理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隆忽變爲石地旣渾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墟尾閭溲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詐所節

度天漢懸指邗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瞻天也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畫列國未分剪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懸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昂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夷彫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之外乎凡人所信唯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穹乍安斗極所周苑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

界微塵數劫乎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石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妨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生妙塔乎

二曰夫信謗之興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間終難獲報耳善惡

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託顏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卽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猥流俗便生誹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略無全

行者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貴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慚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髦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

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僊佺之國則有自然杭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連屬及其沒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世有覓神亦見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德以此而論可不爲之作福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以身事而乃愛護遺以基址況於

已之神爽頓欲棄之乎故兩疎得其一隅累代詠而
彌光矣凡夫矇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一
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
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
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
何親也而爲其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
樂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
之人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悉棄妻子一
皆出家但當兼修行業留心讀誦以爲來世資糧人
身難得勿虛過也

七錄序

梁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無以
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
非夫丘素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
之化也哉故洪荒道喪帝昊興其父畫結繩義隱皇
頡肇其文字自斯已往沿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
冊正宗旣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
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
夫有志以爲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
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

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逮于戰國殊俗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略及後漢蘭臺猶爲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傳毅並典祕籍固乃因七略之

辭爲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爲朱紫有別晉領祕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爲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兗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祕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祕書丞王亮監謝朓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宋祕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別

錄之體撰爲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太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祕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臥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細囊已散宵漏旣分綠褰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略探盡祕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

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錄其方內經史至于術伎合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爲良史猶有摭拾之責況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宗旨才愧疎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黃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爲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

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卽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其一篇卽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伎略王儉七志改六藝爲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爲文翰次兵書爲軍書次數術爲陰陽次方伎爲術藝以向歆雖云七略實有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略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爲一錄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

經目改爲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劉王並以衆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旣多所以別爲一略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爲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略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爲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旣少不足別錄今附于子未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錄爲內篇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

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
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
有繁雜之嫌故改爲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
爲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
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
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旣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
故合術伎之稱以各一錄爲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
志劉略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曆譜而與今譜有異竊
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
譜旣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

斯已上皆內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
軌孔籍王氏雖載于篇而不在志限卽理求事未是
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
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
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
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
內外兩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祕記庶幾窮於是
矣有梁普通四年歲維單閼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
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
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

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歸子慎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

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 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後漢藝文志書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

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

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泰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祕閣四部目錄

宋元嘉八年祕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四

泰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五十五泰四百三十八卷佛經

宋元徽元年祕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泰一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祕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泰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合

二千九百六十八泰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丞殷鈞撰祕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書故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

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泰四萬四千五

百二十六卷

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泰四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卷

經書二百三種二百六十泰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

四百九十三泰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

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三百六泰三萬七千一百八卷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七泰

七百七十卷圖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

四泰六千五百三十八卷

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五千九百七十

八泰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經書七十六種七十八泰一百卷符圖

七錄目錄

經典錄內篇一

易部本四種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

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

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

一十卷

記傳錄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

十六卷

注曆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

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

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

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

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

卷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

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

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各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

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三帙三千

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

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

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

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讖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曆筭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卷

佛法錄三卷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

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五帙
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
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

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略一帙三卷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序錄二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孝緒撰不
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孝緒陳畱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慧真臨賀太守
父彥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略通五經大義隨
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年十六丁艱
終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味則吐之在鍾山聽講母
王氏忽有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返合藥須生人參
自採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值忽有鹿在前行心怪之
至鹿息處果有人參母疾卽愈齊尚書令王晏通家
權貴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之穿籬而遁晏有所
遺拒而不納嘗食醬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
醢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常以鹿林爲精舍環以水

池杜絕交好少得見者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
敢進睨鹿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太中
大夫殷芸贈以詩任昉止之曰趣舍苟異何用相干
於是朝貴絕於造請唯與裴貞子爲交貞子即子天野之諡
監十二年祕書監傳昭薦焉並不到天子以爲苟立
虛名以要顯譽自是不復徵聘故何胤孝緒並得遂
其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遊取
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孝緒曰若庸庸盡可驂馭何
以異夫騶驥哉王作二閭及性請義並以示之請爲
潤色世祖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妍神記

駟驥駟驥力足切驥女利切賻音附贈單闕單時連切闕音
謁單闕太歲在卯也

徑山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三卷
武林釋大能對長洲徐普書真州劉元刻
萬曆庚戌歲仲夏識

合類世觀
卷之四

廣弘明集卷第四

歸正篇第一之四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梁武帝捨事道法詔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手不釋卷內經外典罔不膺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蓆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卽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

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象外度羣迷於欲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垂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遂乃湛說圓常且復

潛輝鶴樹闇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

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旣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卽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强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

并敕

邵陵王綸

天監三年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牧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雲除燭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

撰述
傳萬德方兆華俗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
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
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
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因顯崇
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
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
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
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旣光被民亦化
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
藍精舍寶剎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

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
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
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
啓

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
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勗猛也

齊高祖廢道法詔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
三張弘衍二葛邈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
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

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高帝惑之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永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人擁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衒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令上統法師與靜誦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

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卽往尋覓有僧佛俊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輿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旣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一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永

撰述
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
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
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永都
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
自號爲內內則小也名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
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處外爲大矣靜與
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眞
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
人未悟仍有祇崇麴蘖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
悲永隔上異仁祠下垂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

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
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爾日斬首者非
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
塗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
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卽元魏
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性急爲奴所害洋襲
其位代爲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
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爲禪文
魏帝署之卽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
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

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治國
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
鷹鷄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
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
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
日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
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遙曰高洋駝來便
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
來何如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
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

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
於晉陽

通極論

并敘

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判同異
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誼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
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
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絕有無之界若夫雲鴻
震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
卽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卽
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

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爲深遠寔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真俗之混淆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曰賤懷沙門愚襲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掛僧名意似聲高海域傲然尊處詳爲極聖豈知十纏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踳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

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爲宗致其猶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以總集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實茫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道述獎於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論之云爾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糞衣殊羊續之袍繩牀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嶽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澹然無爲每自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

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跡暫遊方踐京邑次於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流水飛鶴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聰勒金鞍爭光炫日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困陳蔡衣製不關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顰眉瓦鉢恒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昏於色聲

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本無吞舟之鱗榆枌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爲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也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寧唯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跡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率之宮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利俗名悉

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雒邑國朝八萬有踰於稽嶺宗親籍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華滿國二龍灑水徧空神瑞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堯軒產殊禹偃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中字於胷前躡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顏虎鼻八彩雙瞳方我妙色校其昇降者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譬私陀之視吾

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陽甲觀洞開龍樓迴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骨或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言父王宿衛甚嚴喻視彌篤九重禁闥聲聞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二萬人然以道性恬凝志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尋真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華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低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

如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跡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力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業剋成獨稱爲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徧吉二十八天之王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言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

言之肯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芻前則吐納江湖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竝驅馳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

恃斯乎但世道紛華羣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
既當徂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
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
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
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
聲掛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
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
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唯佛教也歟遂乃希前
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跡歸斯正道拔自沉泥本號
離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

感頌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
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
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震有頂或復八部
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俱在須彌之
南並是閭浮之內耶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
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
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
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長
髮足可閑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絕棄於冠
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

終從朝命今既赭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
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辨析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
俚耳其驗茲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我法
門復出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爲言之吾
師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爲限礙耳何
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像麗天雷
霆發音動地而簡於輶聲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
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怪邊地十萬
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
何耶至於東方朔之昇天淮南王之入籙然乘鸞排

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密之而弗載寧解味
吾師之道術書之於惇史乎況值秦皇焚典經籍不
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感彼正真甘茲隨
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違命也無常服翫則數重不止
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已無保於
形骸誰有營於炫好鬚髮旣剪我心自伏永惟壞色
愛情何起所以五綴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
是曰逆流竊聞夏禹疏川則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
不恪頂踵殺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並有違於大
孝然猶盛美於羣書吾養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廣

濟六趣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間哉扇逐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効淺祿微唯勞諾走無暇功高位極常懼危溢不安千仞棄珠一何賤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何爾能知公子曰先生強誇華以飾非護墻茨而不掃請聽逆耳之篤論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叢葭威鳳不羣於燕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卑神闇無三端可以參多士無十畝可以爲匹夫憺王事之不閑恥私門之弗立寄逃役於佛寺之內纔容身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敘寒

溫讀經不解立正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於二親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采椽土堦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玉臺之盛商辛之所以敗俗況如來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塚間經行於樹下何宜飾九層之剎建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無自伐功老聃之極教不讚已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克讓則聖人上美必若內德克盛自然外響馳應賓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亡諸得失之咎如何獨許世尊之號不欲推人然彼羣經莫二之宗各談第

一之稱自生矛盾將何以通非所以自遜其弊三也
僕聞情存兩實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
高節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玄道清淨反
俗沙門而復縱無猷之求貪有爲之利勸俗人則令
不啻髓腦論颺施則便無讓分毫或勝貴經過或上
客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
識之同疾海內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僕直
言雖苦可爲藥石惟先生高見覽以詳之先生曰吾
子不笑何謂道耶子但好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
徒欲圯毀未損金剛吾道弘遠豈可輕矣吾聞萬機

斯總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爲深王則
不恥於細民海則無逆於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
濟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當品戒德之小大混族類
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翻涉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
墜無間之獄內祕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擅爲銓衡
吾未相許爲水鏡若但以貌取人失之遠矣遂使叔
向伏醜蔑之語長者悟沙彌之說且復窮通有運否
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轍紛綸可
略言也至如立錫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苗不紹豈
傳湯武之聖詎知吞併六國其先好馬牧人約法三

撰述
章則唯亡命亭長樊灌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厨釣之間歷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爲四海強族五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蓋世暨若朝陽晞露羨早繇之難留宿草負霜混螻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尋末窮本人倫一槩那忽輕以乘軒蔑茲甕牖雖復才方周旦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者同棄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地而歸來吾則歎來苦而知昨非子便耽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子之鳬鴈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導於仁義豈亂想

於繁華固亦騎遺牝牡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才音義之薄伎修心可以報德何局定省之儀弘化可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閑樂處不唯聚落輕微務納豈獨珠璣是以栖形五山遊神三徑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雜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束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乃舍生之達志便以凡俗難悟憍嫉未除競獻名寶利收多福所以玉槩高綈掩日聳於半天繡桷飛甍連雲被於寓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真

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爲功如來亦何抑說
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欲拯貧讚
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
覺之甘露困毒已深懷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
救濟爲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
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並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
號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
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
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趨四民之利莫致百鎰之金但
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

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已之
慳蔽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
給尚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取與寧獨任凡僧本雖
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爲道興供義乖行福旣爲
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已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
和合無由不知子何德以能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
我之同咎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煙
火騰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羣類克滿佛猶無恪於飢
犬寧有惜於餓鳥是知輒用固以招憊迴施許而獲
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則非吾師之福心至如餓鬼不

觀川流病人弗覺美味罪關於餓病豈流味之無也
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勲明主責躬蒼旻不
言而効德子弗能自慨之無感專謗吾師之不惠持
此饗餐何以爲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田君布心
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推揚此吾所
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
於所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
自雪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
分割清濁薄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
潛之鱗羽命分脩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

是宿業之能爲竊見景行不虧天身世而嬰禍狂勃
無禮竟天年而響福遭墮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
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沉萬事寥廓百年已矣何
處天宮誰爲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
或繫風請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庸淺所
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
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
植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止陰陽之力既
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
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蟻

卯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妊若但稟之於乾坤
人亦奚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
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速受或
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可朽竊以賞罰不濫王
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
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爲鑒誠豈伊
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
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爾
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
玉郭巨黃金驄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叅之鶴爰及宣

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
廣不侯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
著孰言冥杳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
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寧棄儒墨
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太甚愚僻早須
歸悔體我真言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
僕聞天生烝民剛柔爲匹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
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
胤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慧許賣華之約妙光納
施珠之信衆香六萬尚曰法師毗耶二千猶名大士

何獨曠茲仇偶擁此情性亢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
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爲
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害
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犧羔鴈備
禮運屬厨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
用然復鳥殘自死虎聽內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土
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
爲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
興情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盛德於鍾壺之飲管則
藉此而談玄于則因茲而斷獄聞諸往哲未嘗不醺

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清此先生之三蔽也僕
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
霞餌飲芝露敢爲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
廢於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四
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彊難
化固當爾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豈
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遜尚
避至親邪行不仁猶慚先達然其男則纔離襁褓羨
雙飛以求娶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貪小
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而無恥尤類鶉

鵲勿將羣小之制婚敢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
事寄昏成明非昌顯之裁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
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厲淫夫彭祖獨臥之術可以養
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師之成
教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網將出
六天之表猶無攜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孥
唯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一牀居士精而難混但品
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
不聞同一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此吾
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屢顯晦上下無

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
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
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蜂蠆怖鴿投
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
氣諒由息之生殺豈禽獸唯害物耶雖復飛走別形
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恕已爲喻亦何不忍
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
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竈孔猶覆醢況吾仁慈之隱
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
二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

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酩酊是焉可驗
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文舉之罇不空玄石之璅
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論至道哉但使深酣
則過多微醺則愆薄欲言飲而無失未之有也往賢
之所嚴戒良以此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
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
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
欲終爲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覺翳瞢之附
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旣切飢渴之情遂緩自
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

子之請伯陽猶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
而訪道寧復畱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
謂子所不能謂吾爲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從之公
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覓飛膽喪五色無主旣
如料虎復似見龍倪焉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
曰吾惟愍物子何怖耶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
本生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疎野翻踵外邪之見
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
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剝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生
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第四

校讞

第四紙

一行裁字疑訛

音釋

莞

古丸切小蒲也即略切 戾隱豈切畫切 憚羊益切

胸

其俱切脯臆也 踏尺尹切 駢相乖舛也 紮陟立切

也

悲嬌切馬 偈音薛與契同 赭章也切 覓兄詠切 驪

蔑

驪子紅切蔑莫切 桷古岳切 饗餐吐刀切 餐他結切貪也

徑

山寂照庵自刻

武

林釋大能對長洲徐普書上元周子孝刻

萬

曆長義仲夏識

廣弘明集卷第五

辯惑篇序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爲幻僞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沉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徧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沙內傾十使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懾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辯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備敘至於李叟稱道纔闡二篇各位周之史臣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

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爲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
褒之乃云西遁流沙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爾後
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環海
蒙俗信受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
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爲人觀音侍老黃書度命
赤章厭祝斯言孟浪無足可稱方欲陵佛而跨法僧
矯俗而爲尊極通鑒遠識者自絕生常瑣學迷津者
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涓子所說伯陽爲尹而傳是
則述而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學門
人廣開衢術言輒引類翻果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說

道士妄傳老子代代爲國師者濫也葛洪可謂生知
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等駕齊驅佛經無敘
於李聃道書多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諺之常言惡
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議道本
氣也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
施行五戒十善曾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
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楊雄太玄超然居異
抱樸論道邈爾開權道莊惠之流可爲名作南華近
出亦足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密取漢徹之號剖生左
腋用比能仁之儀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

之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知何至
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敘長迷逾遠深嫌繁委
何得略之

又序

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闇記信爲難辨舟
師故四不壞淨位居入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
之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漆木雖磨不磷
是以辨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稽明
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決三
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爲虛指夫

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念念而賦身逐劫劫而傳
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睿哲稱其鬼不
神可謂長時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旣化黃能漢王變
爲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名高漢史斯
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后在
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饗孝道之權猷斯則乖人倫
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夫繫
述遊覓之談經敘故身之務昭穆有序尊祖重親追
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典感列代之彝倫安有捐
擲所生專存諸已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術前

撰述
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讎校各理尋討經論卷部五
千咸經目閱義通入藏妙識宗歸若斯博詣事絕迴
惑竊以六因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昇沉
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臆度排
大聖之明略哉況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苦海
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四輪
而摧八難梗概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糜費
於財帛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譏嫌時俗
通汙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連兩
君胤唯獫狁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行穢

殄誠無足怪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披而
取悟序之云爾

辯惑篇第二之一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
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
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
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
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
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
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
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昏
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
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
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
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
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佯
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
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
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

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
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
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
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
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
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
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樂大之徒矣
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
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猿猴之屬與世人得道
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蜃燕入海爲蛤當其徘徊

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龍鼉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爲匹夫所調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歾之其斯之謂歟

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諡爲陳思王也幻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

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讚乃摹而傳于後則備見梁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究仙錄詐妄尤甚故著論以詳云

老聃非大聖論

晉孫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

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垂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
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
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
允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
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
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
預籠吉凶預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
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
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
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之道未盡

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
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
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
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惕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
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觀矯誑之論不復悟
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
駢拇齧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達明
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
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

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摛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

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遯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譟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猶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旣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唯恍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

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訊

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旣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

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盛以爲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

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旣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旣存則美惡不得不障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蒞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照任衆師錫匹夫則馭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旣處濁位復遠遁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爲物唯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撰述
卷五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下章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旣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旣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聖之迹乎卽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

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逮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鳩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虐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鹵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鄩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培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

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躋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卽已之身見貴九服何得佩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旣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

綽綽理中自然可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已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不救乃獎其弊矣

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

言無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或問老莊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愆之俟佐助於聃周乎卽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誑譎怪矯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盛字安國仕晉爲給事中祕書監少遊涉墳索而

以史籍爲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著晉陽春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爲尹述書乃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導養斯言有徵至於聖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典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聃等爲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也盛敘老非大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下坐觀周衰遁於

西喬行及秦壤死於扶風葬於槐里非遁天之仙
信矣

均聖論

齊沈約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
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
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叢爾來宅其
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
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儀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
軒儀之在彼天地齟齬之徒唯謂赫胥爲遠何其瑣
瑣爲念之局耶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

不異法身湛然各由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
緣苟未應雖踐迹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
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
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
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
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
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
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
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
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

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牧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漁

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于酣鬻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刳剗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難均聖論

陶隱居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韞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爲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諮曰謹按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

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旣聞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屬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届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闕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

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躡乎若粳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碩垂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

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答陶華陽

沈約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間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旣無年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旣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

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閭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屬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像眇眇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

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
路旣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
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
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
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
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
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
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
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

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
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
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
緣報觀迹或似論情碩垂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
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
啓諸蔽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
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
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
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
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

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
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
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
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音釋

懾

之涉切

儉

儉音險儉北狄也

猱

奴刀切

柞

音昨

五柞

邛邛

邛音寒邛音丹邛邛複姓也因國各立姓

兕

詳里切

兕

似牛一角

宮各

邛邛

邛音寒邛音丹邛邛複姓也因國各立姓

拇

莫厚切

黻

五巧切

祛

去魚切却

也逐

聘

丁含切

衽

汝鳩切

譸

竹流切

譸

張誰也

貊

莫白切北

倪

兄往切

淳

待丁切

駮

蘇合切

梟

梟堅堯切

梟

鳥名鷄直

禁切

鄒

古外切

藂

小貌

齧

齧於角切

齧

齧急促

局壓

韞

音低狄

贊

職吏切

歉

苦點切

食

獮

息淺切

獮

麝

音迷鹿

營

音詠酒

刳

圭切

躓

陟利切

黃

能

能囊來切

黃

能卽黃熊也

徑山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五卷
武林釋大能對長洲徐普書上元李應章刻
萬曆庚戌歲仲夏識



今世五